**第三周 第15课时 课程检测题目（第二部分：读写题目）**

**《故都的秋》读写题答案及解析**

**一、课内阅读**

1. 流露了作者眷恋故都之秋自然风物的真情。
2. 秋的特征应是清淡，这些冷色点为主的颜色，勾勒了一幅凄美、清冷的秋景图，抒发了作者若隐若现的凄楚之情，和本文的悲凉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相一致。
3. 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，屋面又低，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。

**二、课外延伸**

总体上说，两名篇都像传统的中国画，《荷》像一幅工笔画，精描细绘，纤毫毕现；《故》像一幅写意画，随意点染，自由开合。

**写景的角度：**

《荷》冷静客观地写景，写景占了文章的主体，文中所见皆物，“物化”特点明显；《故》主观热情地写景，景与情一并呈现，文中所写无非情语，“人化”特点突出。如果说《荷》细描了一幅“荷塘月色图”，不著一“人”字，那么《故》则巧构了一幅“文人赏月图”，“人”字嵌合其中。再往细处品味，《荷》写景呈变异倾向，描写的是幽暗情境中的非常态的景物，如“（清香）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”，“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”，“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，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”，它们绝非景物原状本色的真实再现，如同梦幻一般奇妙；《故》则直观景物，直述印象，如“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”，“在灰沉沉的天底下，忽而来一阵凉风”，完全是本色的，与寻常所见并无二致。《荷》写景不只冷静客观，而且细腻、精致、全面，试读第4、5、6段荷叶荷花、月光月景、塘边杨柳的生动描绘，应能感悟所谓“工笔画”良有以也；《故》则无意精雕细刻，仅是撷取印象最深的片段景物，不求完尽，但求代表性，此亦足证所谓“写意画”本非虚无妄说。两文写景不同，究其缘由乃是观景察物的视角不同所致，《荷》以一处窄小的景物和背景为透视目标，采用多种眼光，从不同角度看，故而能看出景物的变幻形色，可称为聚点透视；《故》则用一种眼光（热情的眼光）看多样景物，视域扩展至全北平城包括郊外，可称为散点透视。

**抒情的角度：**

朱氏有意隐匿自我，情意世界是朦胧封闭的，开篇“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”和随后“现在都可以不理”，有开端并无中继，忧愁、烦躁的情绪才现端倪便不复详说，往下转移视线，转换注意力，转为对景物的悉心观察和描写上。尽管人们说《荷》抒发了淡淡的喜悦和淡淡的忧愁之情，那只是推测，并不见诸文字，此时此地的他是深掩情感的。可是这里的深掩、含蓄并不意味着文中富有深意或玄理，《荷》的特色在于写景而非抒情，写景精彩传神，抒情写意平平常常。《故》则是直线式的直抒胸臆，浓烈的欣喜欢快和悲哀之情溢于言表，作者急于与读者沟通心灵，热切地袒露自己的胸怀，情意世界是开放的、明朗的、温暖的。郁氏抒情有两个凭借手段，一是写景，抓取一些富有特征的景物加以点染描绘，情意的泉流自然汩汩而出；一是述事，即述说“在皇城人海之中”的闲适生活，以及“中国的文人学士，尤其是诗人”，还有“外国的诗人”，“诗歌散文钞”，甚至“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”种种事象，思想触须伸展到古今中外，视野无比开阔，情感的波澜阵阵掀起，激荡人心。郁氏之情除了浓烈、开放的特点外，还有深厚度，探及人生的底蕴，富含哲理意味。

**语言的角度：**

朱氏之笔浸润了古典语言与外国语言的营养，并加以充分的消化、创新，以纯正的书面白话文呈现出来，即便在今天读来也不觉其陌生、拗口；郁氏同样有着古典和外国语言的滋养，但不避古语和外语借用的痕迹，如“租人家一椽破室”，“白色者为佳，紫黑色次之，淡红者最下”，“色彩不浓，回味不永”，“黄酒之与白干”等颇有文言遗风，我的不远千里”又略显欧化倾向。《荷》文用语平和，缓而不急，平易中见功力，细微处精致谨严，以首段为例：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。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，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，在这满月的光里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。月亮渐渐地升高了，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，已经听不见了；妻在屋里拍着闰儿，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。我悄悄地披了大衫，带上门出去。共有12个点断的句子，各句的字数为9、10、11、7、9、8、11、6、8、9、8、5，字数差别不大。尽管在形式上近于“刻板”，句式相同、节奏相近，无多变化，有平直之感，但在反复品读之后真能获得语中韵味。而《故》语言魅力尽

显于外，节奏鲜明，起伏跌宕，句式变化殊多，长短伸缩无定，如首段：秋天，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，总是好的；可是啊，北国的秋，却特别地来得清，来得静，来得悲凉。我的不远千里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，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，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“秋”，这故都的秋味。语中韵味初读即可得到，一颗率真的、热切的心怦然跳动，跃然纸上。相比而言，《荷》长于景语，《故》长于情语。

**人性的角度：**

两名篇种种不同特点源自两位作者的性格、经历的差异。朱自清是在社会急剧动荡、个人满心惶然的情境下写作此文的，文中之“我”秉持清高而厌倦凡尘，移情于幽僻的美景，因而文中景多情少，在情的方面仅生出一些“淡淡的”静态体验；郁达夫生性放达，喜与人交往，半生颠沛流离而不改生活的信念，故而敞开胸怀，愿与读者交心恳谈，文中荡漾着阵阵炽情。再有，朱自清写《荷》时仅2 9 岁，郁达夫写《故》时已38岁，二十多岁时的人生感受相比于三十多岁时肯定是不一样的，因此《故》的人生内涵肯定比《荷》丰富得多、深厚得多。若以写景的精彩、精致之于中学生和青年写作者的示范意义而言，《荷》强于《故》；若以人生感悟、人生启示而论，《故》要强于《荷》。如此说来，两名篇特点各异、互见优长，恰好代表了散文写景与抒情的两端，都是精品、神品。